

高新民作品集

高新民·著

奶奶的童年



文匯出版社

奶奶的童年

——高新民短篇小说集

高新民 著



YZLI0890131507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奶奶的童年 / 高新民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96 - 0400 - 5

I. ①奶…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7023 号

奶奶的童年

——高新民短篇小说集

作 者 / 高新民

责任编辑 / 黄 勇 熊 勇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20 千

印 张 / 9.75

ISBN 978 - 7 - 5496 - 0400 - 5

定 价 / 30.00 元

目录

老姑	1
祝万昌麻饼	7
佐藤先生	13
奶奶的童年	20
足浴	26
复婚	32
律师	39
厨娘	46
月嫂	53
退休	60
空巢老人	67
富人的银行	73
租房	79
吃馄饨	85
蚁族	91
香菊	98
动车组	104
C2C	110
伴读	116
一对小鸟	122
拆迁	128
哈佛学子	135
肖老师	140

老 姑

江南丘陵中静谧地卧着一座清秀小镇。

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镇边流过。

幽幽小巷尽头是一座旧时的四合大院，这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或是小职员或是手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个大院就叫朱家大屋，据说是朱姓人家的祖屋，从前的朱家也有家族旺盛的时候，而现在破败了。朱家大屋的脚屋住着一家章姓的砖匠，老夫夫妻俩和他们的女儿。解放初期砖匠还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活，那时的建筑工程很少，工作的机会也比较少，有时帮人修补屋漏或是帮别人砌砌锅灶什么的，生活也是紧巴巴的。

章砖匠的两个女儿一个叫金桂，一个叫银桂，两个相差5岁，金桂长得像她妈，银桂长得像她爸，她俩虽然五官各有所像，但身材却不是像一般人那么纤小，都比常人高。章砖匠和老婆都是大个子，不论像谁都不矮。这两个姑娘十几岁时都扎着一对大辫子，这在外人粗粗一看，很像是一家走出来的。

老大金桂长得并不好看，脸是扁扁的长长的，而且下巴向前伸，有点像一个朝天的畚箕。嘴里有一对虎牙，额有点向前凸，一对眉毛十分粗黑，一双眼睛倒是大而有神。她的皮肤比较白，但总是白而泛黄，让人很难与健康联系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一带的孩子都叫金桂“老姑”。是因为章

砖匠夫妻年纪比较大，晚一辈子都称金桂、银桂为“姑”，她们也因父母的年纪而升了一级。叫金桂为“老姑”，似乎有点不对，老姑是指父辈的小女儿，而大家偏偏又叫银桂“小姑”。银桂没有上什么学，而且五官长得也周正些，所以早就出嫁了，而金桂是怎么也找不好婆家，一直在家里，人们是不是把“老姑娘”这个不雅称呼简称成“老姑”，也无以知晓。邻居的孩子们一直称金桂为“老姑”，章砖匠一家人不介意，金桂也不介意，她家金桂总是笑着应答，周围的人也这样顺口叫来，别无顾忌。

“老姑”读书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小学的时候，留过两次级，后来努力赶上居然也考上县中的初中。在当时能考上县中是很了不起的，何况她是一个砖匠的女儿，这大约是章家祖祖辈辈出的一个“秀才”。章砖匠见人就夸金桂，“我家金桂的命就是金贵，都考上县中了。”而银桂从来不敢说话，她读到三年级就因成绩太差读不下去了。其实金桂读上初中已经十五六岁，不小了，这应当是上高中的年龄了。

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应该是十分水灵可爱，而金桂还是那黄白色的皮肤，总给人一张几乎愁苦的脸，只有那大大的眼睛开始闪闪含有希冀可爱的青春光芒。初中的课程并不是那么轻松，金桂常常因作业不能完成或考试成绩不好而偷偷哭泣。这是邻居们的小孩子在金桂家门口玩，听到大人的责骂和金桂的哭声而知道的。读书对有些人来说是快乐，对有些人来说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是折磨，金桂是属于后一种。在她的那双大眼睛中越来越少看到那希冀的闪光了，而代之的是愁苦和不愿与人对视，害怕被人发现似的。这种读书与其说读书，不如说受罪。

后来金桂不读书了，不知是毕业了还是中途退学了，总之她不再上学了。她金桂大小还是一个初中生，跟在父亲后面做小工的是银桂，而金桂在家帮助妈妈做家务很少出门。银桂很快出嫁嫁

给了一个年青的砖匠。金桂仍然在家里，有时临时被居委会请去帮几天忙，但总是时间不长就回来了，居委会的干部说，“金桂工作能力不强。”这倒让章砖匠夫妻心里添了一桩心思。

人的机会总是会有的。“大跃进”开始了，有一点文化都会被起用，于是金桂被镇上小学请去当代课教师，金桂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走路也不总是低着头，章砖匠也是县建筑联社的工人了，逢人总是笑着说“我家也出了老师了”，那高兴的劲就不用说了。

老姑不知不觉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那时女十八就谈婚论嫁了，而老姑已经二十六岁了，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是大龄了。银桂有时抱着孩子回娘家，金桂从高兴、适应，到慢慢地不适应起来，她的眼里常常茫然地闪着寻觅的光，她的嘴不时抿一抿，然而老姑抿起嘴来给人是十分苦的感觉，就像吃了苦瓜一样。

“老姑要结婚了，”邻居们都这么说，是真的要结婚了。这天老姑的辫子上系上了红头绳，她是刚领了结婚证回来。老姑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她那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她脸上泛起了红光。男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但是县建筑联社的施工员，也算是技术员。一个是小学教师，一个是技术员，都是有文化的职业，章砖匠的家门楣几乎高起来了。他们一家走路又轻快多了，孩子们到他家讨喜糖，连金桂也大大方方地把给孩子们手里塞糖。老姑一年后又添了个儿子，又白又胖，据说从不唱歌的老姑，还不时轻轻地哼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也许是在哄孩子，其实从老姑脸上常常面带的微笑和泛红的面容上，可以感到老姑有了太多的幸福感，老姑的眼里总是闪着原先少有的神采。

老姑因为有了孩子，工作总是那么不固定。有时代课有时在家，有时又到另一个小学代课，她的教课前面总冠以“代”。有人说她总是代是因为她的教学能力很差，只能教低年级又总是教不好。有的人转正了而她总是不能转正。别人代课的前面常常加上长

期，为“长期代课”；而老姑的代课前面却永远少不了“临时”二字，老姑的头衔总是“临时代课教师”。老姑的丈夫拿着固定工资，一个儿子三口之家，过着稳定而平实的生活。

不知为什么老姑的丈夫调到临近的县工作，回来的机会也很少了。老姑家里的经济情况差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老姑的丈夫原来有妻子、有孩子，离婚又复婚了。老姑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法院判由丈夫每月给的抚育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经常不能按时拿到。有人说离婚是因为老姑太老实，有人说是因为老姑太死板、太死气沉沉了，这是性格的缺陷所造成的。

老姑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了，章砖匠和他的妻子先后去世了。剩下老姑和她的儿子相依为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为什么老姑的“临时代课教师”被拿掉了，她只有打临工来维持和儿子的生活。老姑有了儿子这个精神依托总是拼命地工作，工地上挑泥、糊火柴盒……白天工作，晚上辅导儿子做作业。老姑黑发中可以见到丝丝白发，老姑白黄的脸似乎更黄了。快乐的老姑，快乐的时间似乎那么短暂，老姑双眼已不再看到幸福的闪光，代之的是忧郁、深沉，眼睛是那么黑黑的，有点像那不见底的苦井。

老姑的儿子小学时学习还算过得去。“文革”中学业荒疏了，开始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参与了社会上的盗窃集团。结果被送到了少年管教所。老姑被彻底击垮了，她大病了一场，白发增加了很多，腰也弯了很多，背也微驼了，平时不太说话的老姑，现在说话更少了。走路时总是低着头，有时也抬起头，睁开无望而含着眼泪的眼睛，喃喃地说：“我的儿子是让人教坏的，他本不是这样……”，渐渐地周围的人也很少与之聊天甚至搭话了，但她总是利用平时积攒钱，只要凑够路费，就去看她的儿子。邻里们看她可怜，有时大家也凑一点钱给她做路费，她总轻轻地说，“谢谢，谢谢，我的儿子一定会变好回来的。”

为了维持生计，老姑到一个杀鸭场杀鸭，老板给鸭血让老姑自己去卖，就算工资，这对老姑来说是老板的恩惠了，因为她有了较稳定的工作。此时老姑头发已经灰白，背已是微驼了，她那沾满鸭血的蓝色衣褂，显得污秽不堪。老姑从人前走过总带有鸭腥味，她的头发、衣服上不时沾有鸭毛。她那大大的眼睛深深地陷入了眼眶，此时的眼神充满了无奈，但也不缺少抗争，她希望她的儿子早点回来，这是她唯一的希望。

果然，老姑的儿子出来了，老姑用多年辛苦积攒的钱为儿子做了一件新衣服，居委会还为她儿子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以解决母子的困境。儿子长高了，已经成了大人，久别重逢的母子又有了家庭的温馨。老姑似乎走路比过去有劲一些，走路也常抬起头，眼神里又露出过去少有的温柔幸福和知足的目光。不想几个月后老姑的儿子又因盗窃被逮捕了。因为是成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这个打击如晴天霹雳，老姑没有哭，她已经哭不出来了。从此老姑变得痴痴呆呆，杀鸭场的老板也不要她了，她只能靠拾破烂为生。她拾的破烂就放在家里或者堆在家周围，时常散发出异味，周围的人这时讨厌往往多于同情，老姑也渐渐地连拾破烂的体力也没有了。

邻居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小镇的石桥上，老姑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得再也不能伸起了，体形就像一只死去的虾。她左手在一个篮子里放一只碗，右手拄着一根两头开叉的竹竿，弓着身子趑趄趑趄地走过大桥，向路人伸出手。有人会给她几分钱，有时给她一碗饭或一点剩菜，老姑的双眼呈死灰色，麻木、失神而近乎绝望。有位邻居十分同情老姑，仍然轻轻地叫了声“老姑”，老姑勉强地抬起了头，“是你……”她没有再说下去。人到了这一步田地，也谈不上什么荣辱，邻居赶紧把几个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轻轻放在老姑的篮里。这里有分票、角票和块票，这是这个邻居身上全部的钱，老姑没有说话只是在抽泣，无神的眼中大滴大滴的泪珠滴了下来。

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老姑了，老姑那破烂的脚屋也不知什么时间被风吹倒了，残砖碎瓦散落一地，但人们在废址中找过，没有老姑。过了几天人们在镇边的一个废旧的小屋里找到了老姑，她已经死了，僵硬地蜷曲在一堆稻草里，是病死、饿死，还是冻死人们无法知道，总之老姑的的确确是死了。老姑的身体是弯曲的，棺材无法躺进去。居委会只好请人找来了一个旧的大缸将她安葬了。这种安葬有点近似僧人，但老姑并没有信佛。

老姑的儿子在“劳改队”里服刑，还有几年出来大家也不知道；刑满后会不会回来，也没有人知道；回来也是没有家了，没有母亲，也没有房子，也是一无所有了。

渐渐地小镇经过一番喧哗，人们已很少提起老姑和她的孩子，大人都不太记起这儿还曾有过老姑这个人。

江南的丘陵中静谧地卧着一座清秀的小镇。

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镇边流过。

祝万昌麻饼

祝老太太已过古稀之年，胖胖的圆脸显得很富态。一副助听器挂在右耳上，电线穿入上衣里，让人觉得几分洋气，如果不注意倒像年轻人的随身听，可是祝老太太实在是没有那么时髦，她是双耳听力失聪而戴上的助听器。祝老太太也是不太幸运，不仅双耳失聪，而且视力也一天天下降，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失明的危险，一个人失聪失明那生活的质量就太差了，失去了“聪明”是很可怕的，于是祝老太太在老伴的陪同下去看眼科。

张医生接待了祝老太太，祝老太太听力很差，性格也很倔强，她对病情一直不让老伴插嘴。要自己陈述，不让人代述，在看病的过程中对于医生来说这是最好的事情。

“你的眼睛怎么不好？”医生问。

“我从家里来。”祝老太太大声回答。

“你的眼睛怎么不好？”医生提高了嗓门又问。

“我的助听器是女儿买的。”祝老太太带有浓厚的浙江口音一本正经地回答医生，并抬起微微肿起的眼皮，紧紧盯住医生的脸，看看医生表情，看来这已是失聪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祝老太太的老伴，赶紧用手拉她的衣角，提示老太太答错了，老太太用眼睛瞪了一下老伴。

这是一位好胜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老太太。

张医生想笑,但还是忍住没有笑出来。

祝老太太的老伴赶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祝老太太几乎明白了医生问的是是什么,马上回答起来:“我小时候眼睛一直很好,没有戴过眼镜,看书看报也没有问题……年轻的时候,害过红眼病,后来在小镇上让当地的郎中看好了……眼睛有时痒,有时不痒,傍晚时也能看清东西,没有鸡矇瞎……我能做针线活……我老了,早上起来眼屎多一些,现在看东西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眼睛胀吗?”张医生打断了她的话,祝老太太茫然地摇摇头。“痛吗?”祝老太太仍然茫然地摇头。是没有?还是没有听清楚医生问话?祝老太太的摇头不知属于哪一种。

张医生的性格和服务态度很好,示意祝老太太到裂隙灯上检查一下,不知为什么老太太明白了医生意思,将下巴放在裂隙灯上让医生检查。也许她过去做过眼科检查,也许在等候别人看病时,看见别人是如何让医生检查的,这次她配合得很好。

张医生在裂隙灯上认真仔细地检查,告诉祝老太太患的是“白内障”,祝老太太还是听不明白,老伴想对她说,她又瞪了老伴一眼。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明白了。将助听器的受话器从衣袋里掏了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仪器,护士也乐了。“你患的是白内障。”张医生说。

“啊,是白内障。”祝老太太用那浓厚的浙江口音重复了一遍。

“要开刀吗?”

“现在不要开刀,这仅仅是初发期。”

“不开刀能治好吗?”

“只能用药物控制。”

“什么时候开刀呢?”

“在没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刀。像你这样目前视力并不太差,可以推迟,先用一点药物。”

看来祝老太太这新闻采访式的与医生的对话成功了。张医生拿起了处方笺为病人开好眼药水和口服药。因为还有别的病人等着检查，祝老太太拿着处方在老伴的引领下取药去了。

诊室里有序而安静地在工作，突然一个带有浙江口音的女人声音在门诊室响起，病人和医生愕然地一看，是刚才去拿药的祝老太太。她走到医生面前，掏出助听器的受话器对着医生，大声地问医生这药水怎么用。本来医生是要说“看看说明书”就行了，但从老太太有点火气的样子，可能因为耳聋与药房的药师无法沟通，取药的又多，医生耐心地让她把眼药水拿出来，示范着取出一粒药片，放入药瓶，待药片溶化，再让祝老太太带回去点眼。

祝老太太露出感激的笑容后，向医生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谢谢依”，满意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张医生下意识感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快靠近他的脸，斜视了一下，是助听器的受话器，张医生一抬头与祝太太正好打了个照面，这次张医生有了经验，忙问，“有事吗？”祝老太太和气地问：“我有什么不能吃吗？”“眼科上面应该没有别的饮食限制。内科方面高血压需要注意的事项，内科医生已经告诉过你了，遵医嘱就行了。”听完张医生的话，祝老太太满意地微笑道，“谢谢依！”慢慢地走了。

张医生忙了一个上午已经很累了，伸了一下腰正准备下班，发现诊室还有两个人——祝老太太夫妇，原来祝老太太还有话要问，不过她不是插在别人的前面，而是等别人都走了才留下来问。“医生，我这药吃完了，什么时候再来？”祝老太太不好意思地问。护士笑了，“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只是没有说出来。

医生仍然客气地做了答复，祝老太太和老伴，高高兴兴地走了。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也没有见到祝老太太，因为祝老太太是一

位让人记忆深刻的病人，护士们有时也谈论到她。按照上次开的药，这位老太也过了复查的时间了。又过了三个月，好久不见的祝老太太又来看门诊了。不过祝老太太一进来大家差点认不出来了，她人也瘦了一圈，已经不那么富态了，眼圈黑黑的，看出她已经很长时间缺乏睡眠了，但那右耳助听器和那自然穿过上衣的电线，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祝老太太来复诊了。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祝老太太是一个人来的，老伴没有来。因为这天是周末，而且是下午，病人也较少，祝老太太很快就到了眼科诊室，今天下午正好是张医生门诊。

祝老太太见到张医生像小孩一样哭了起来，张医生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问她，祝老太太只是哭，也不说话。也许是她太伤心了，不知如何表达，医生、护士们都安慰她，十几分钟后老太太才缓过神来。从老太太那浓浓浙江话和断断续续的呜咽中才明白，老太的老伴已经去世了。老来失伴是老人最大的痛苦，如果老人失聪又失明，生活将是十分痛苦的。大家劝慰了老太太，也不知她有没有听懂，甚或听没听见，但她从大家的和颜悦色中感到医生护士们的好意，她感到了温暖。医生根据她的心脏病和血压情况还是建议她保守治疗，暂不宜做手术。

张医生详细地为祝老太太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并在精神上给老太太以鼓励。因为老太太实在太困难了，本来白内障在眼科已是很普通的手术，对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现今年龄并不算大，但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保守治疗也是个办法。祝老太太对自己的治疗，也是问了一遍又一遍。这次大家没有一点不耐烦或者带一点嘲笑，这关系到老太太今后的生活，大家都怀着同样的心情，两位护士一直把她送出医院，并将她送上公共汽车。

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年又过去了，转眼丹桂飘香，中秋节快要

到了。这天快到中午，突然，祝老太太又来了，她已恢复到原来的富态，脸色比以前红润多了，右耳的助听器还是那么挂着，不过身上背了一个很沉的包，人还没有进门，满脸都是堆笑，从她那笑脸上看可以出祝老太太过得还不错。

祝老太太放下东西，从口袋里掏出助听器的接受器和大家唠开了。“这一年来我的视力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似乎比过去好一点了，老头子走了后，儿子、女儿特别孝顺，我在儿子、女儿家轮流住。这家过一段时间，那家过一段时间。女儿在杭州开了一家公司，家务活都不要我干，我也闷得慌，和那些老太婆到公园里锻炼身体，现在身体也硬朗多了。儿子、媳妇也很孝顺，孙女也读研究生了。儿子、儿媳不仅不让我干活，还让我常年吃保健品，叫什么‘纽崔莱’。要是老头还在现在有多好！”老太太用那有浓厚浙江口音的话滔滔不绝地对大家讲，嘴角眉梢里都露出甜的笑。“你们的医生真好，我最怕做瞎子，这又聋又瞎的老太婆不仅自己受罪，也给予孙添麻烦，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来了，我刚从老家海宁回来，中秋节到了，我带来一样我家祖传的手艺‘祝万昌麻饼’给你们尝尝。”

“‘祝万昌麻饼’是浙江海宁有名的糕点，从我祖上传到我父亲已经很多代了，不过后来公私合营，现在已经是老字号的国营厂了。但做法还是按我家祖辈的方法制造的，就像北京的全聚德烤鸭一样。”

张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祝万昌麻饼”，只知道安徽合肥大麻饼，因为已到了下班时间，祝老太太将麻饼分给大家品尝，果真是好麻饼，皮薄馅足，甜而不腻，馅中有核桃仁、瓜子仁，香气扑鼻，回味无穷。

大家还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麻饼，老太太不仅仅是给大家送来了美食和一片情意，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她家多少代祖传诱人

的精品麻饼。大家一直称赞这妙不可言的“祝万昌麻饼”，张医生也觉得“祝万昌麻饼”与众不同。祝老太太让张医生检查了眼睛后高兴地走了，那右耳上助听器线还在她的颈边晃悠，老太太的确硬朗多了。

几年后张医生到宁波出差，从上海乘车经过跨海大桥，在桥头的服务区休息时走进超市，看看有什么浙江特产，突然“祝万昌麻饼”几个字映入了眼帘。这包装精美的“祝万昌麻饼”有特别的介绍：“祝万昌麻饼，是享誉中华的老字号。清乾隆年间由祝万昌始创于浙江海宁。渐由民间传入宫庭，后成为贡品，畅销于全国和南洋，现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精品特色糕点。”

难怪这“祝万昌麻饼”张医生连尝也没有尝过，张医生赶紧买了两件带回去给老母亲尝一尝。

富态的祝老太太就是这“祝万昌麻饼”创始人的后代。圆胖的脸和那助听器挂上的右耳，走路在耳边摇动的线和眼前包装精美的“祝万昌麻饼”终于连成了一线。

佐藤先生

黑色长发随意地散着，长须飘逸。深邃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的发型和胡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头雄狮，更何况他有个中等而结实的身材。

毋庸置疑，佐藤先生应该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发型和胡须告诉我们是这样。他是一位画家，日本画家。他出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工作在日本京都的一所美术大学，从事的是油画专业，担任的是油画系教授。而且曾在日本获得全国“油画大赏”，用中国话说就是获得过全日本油画比赛的第一名。应该说他是日本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了。不知为什么他喜爱上中国文化。尽管他游历了欧洲、非洲、美洲、亚洲，但他最迷恋的还是中国，是中国的秦砖汉瓦，是秦砖汉瓦上的砖雕和瓦雕。他要发掘中国的秦汉文化。

他来到中国，看中了黄山这块人间仙境，并落户在这江南的山城，在深深巷陌中购置了一套旧房子，住下来潜心研究砖雕和瓦雕。他辞去了美术大学优厚待遇的教授职位，离开温柔的妻子和一双美丽的女儿，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只身来到中国进行人生的探索与追求。一个外国人来到异国他乡，困难应当是很多的。那时山城没有分户电表，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总表，各户人家轮流结算每月的电费，然后各家收取，再交到供电所，仅此一项就很难为佐藤先生了。因为收电费让李先生认识了佐藤先生。这天佐藤先生敲